窗前竹

○ 范中超

多雨的日子里，喜欢坐在桌旁，静静地望着窗外那丛竹。它们不时随风而舞，仿佛正接受着小雨的洗礼；恰犹如挂在窗前的，一幅浑然天成的风光画：“窗前一丛竹，青翠独言奇；南条交北叶，新笋杂故枝……”。

经过一春的孕育，勃发，又夏日的万物生长，秋后的它们愈加青翠。看它们每一片纤细的叶子，无不透露着几分神韵：“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古人云：“竹怜新雨后，山爱夕阳时”。不曾想，在这样一个多雨的时节，再次看着窗外那丛竹，从十几年前的相遇，到如今的相伴、相知……一种莫可名状的情感，不仅油然而生。

在众多的草木中，作为四君子之一的竹，向来都是人们心中所推崇的植物之一。千百年来，它们是众文人墨客所推崇的人格境界，被赋予更多的人性化，是清新高雅、超凡脱俗的代名词。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曾这样写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乃是对竹品格的高度评价。说到古人对竹的喜爱，不由想起作为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他一生喜欢画竹，用他的话说：“画竹子以慰天下劳人”。而说到郑板桥，便不由地想起那首经典之作，“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总在危难之际，给人启迪：不论遇到任何的困难，不要轻易低头，都需要像岩竹一样，坚持着梦想，勇往直前！

回望曾经的岁月里，对于竹子的认识，最初多存在于诗词、书画或一些影视镜头里。年少生活在北方乡村，见惯了落叶乔木，对于竹子，却从未亲身见过，更不要说“不可居无竹”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还一直认为，竹子只属于深山，属于那些文人雅士。直到工作在县城，有一天漫步于西支河畔，在那里见到成片的竹。想必是刚从外地移植过来的，尽管少了几分伟岸，叶子也不怎么绿，但还是让人有点欣喜若狂。毕竟这是在北方的家乡，在众人纷至沓来的河畔，第一次见到竹君，它走进了凡尘里，走进了百姓的生活圈。

后来，寻梦于湖城。漫步于公园，或街巷，竹子便常常出现在视线中。一簇簇，一丛丛，哪怕是几竿修竹，每次看到它们，内心总会油然涌起一种很特别的感受。曾经为了进一步走进竹的世界，特意坐车去了安吉竹博园。绿竹通幽径，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漫步于竹海中，赏竹翠、闻竹香、听竹语、观竹浪……一时间让自己多了几份清新与洒脱。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竹相伴，小憩于竹林深处，远离了都市的喧嚣，那淡淡的竹香，又怎能不会让你的内心感到无比的愉悦呢?

不由得想起多年前，在住进小区的第一天，竟发现自家窗前，也有一丛竹。从此，大家便成了友邻。不论冬夏，每每看到窗外的那一抹翠绿，“细细的叶，疏疏的节；雪压不倒，风吹不折……”尽管它们总沉默无语，可彼此的相望，却又恰似无声胜有声。它们美化着家园，却也在悄然间抚慰着心灵……

若溪 皖南道中秋色美（国画） 丁小路

永远的彩霞

○ 蔡圣昌

九月初头，走进吉山小区潘润生老师的居所，已经是满面的汗水，轻轻地叩了一下熟悉的202室木门，里间传来轻轻的脚步声，随即潘老师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我的面前。

还是那么简朴，一切都是老面孔，红的小方桌，头顶上方的大吊扇，门口的老式立柜，还有潘老师和他爱人沈老师，两张慈祥的脸。

1970年9月,我从南埠偏僻的山村来到湖州中学高一(4)班读书,潘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

校园好大呀！操场很宽阔，实验室有各种稀奇古怪的教具，校刊油印报字体端正美丽，语文老师声情并茂地朗诵。我们的寝室是双层床，几十个同学住一间，每一天晚上都笑声不断。潘老师会在傍晚时刻出现在我们的寝室，跟大家聊一会。

多年以后，我跟潘老师闲聊，我们共同回忆那些有趣的湖中往事。记得有一次学校里组织学工劳动，我们去工厂实习，工厂是生产电动机的。我在装漆包线的时候，不小心被漆包线划伤了眼睛，是潘老师带我去看校医，后又及时送我去医院治疗。我对实验室充满好奇，想自己动手组装一台矿石收音机，需要使用实验室的绕线机，通过潘老师介绍，我星期天去实验室，自己动手摇制变压器线圈。湖州中学的生活虽然短暂，却永远令人难忘。

还是1959年，潘老师从杭大毕业，那年他才19岁，因为成绩突出，分配时留校担任助教，瘦小的个子，经常被大家误认为是学生。有一次他乘校车，司机没有看校牌，竟然对他说：“这个同学，这个车是老师乘的。”

1958年，嘉兴师范专科学校在湖州成立并开学。因为缺乏老师，学校多次向上级要求增派老师，潘老师在1959年受命到师专担任生化老师。那天他开了介绍信，以为嘉兴师专在嘉兴，即赶到嘉兴报到，找到嘉兴教育部门，才得知学校在湖州，因此他又赶到湖州，先到组织部，再到教育局，等他赶到教育局时，师专的校长已经在教育局望眼欲穿等了他好几个小时。

校长见他连续走了两天，有些疲惫，就让他休息一下，因为生化班在湖州郊区黄龙洞，过去还要走一段路程。潘老师却说：“没有关系，我自己可以去。”

他独自一人走到黄龙洞，到达学校的时候，同学们见到他，立刻欢欣雀跃，他跟同学们差不多年纪，很快成了好朋友。那天晚上，潘老师没有带被褥过来，也没有来得及去购置。他就跟一个同学挤在一个被窝里过了几天。

几十年过去了，潘老师从杭大调到嘉兴师专，又从嘉兴师专调到湖州中学，最后调到湖州师院担任领导。他桃李满天下，培养了许多教育人才，还有科技精英。同学们在潘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还有他可贵的精神品德。

离开潘老师，我走在湖城的大街上，一道美丽的彩霞出现在我的前方，它是那么绚丽，五彩斑斓，夺人眼球。我立刻想到了潘老师，他就是一道明亮的彩霞，永远灿烂。

毛脚蟹腾云

○ 许金芳

太湖蟹，吴越人也称螃蟹、大闸蟹、毛脚蟹。今年夏季连续高温，毛脚蟹数量下降，九月螃蟹大涨价。去年4两的母蟹百来元一斤，今年要180元左右一斤，期盼“国庆节”过后价格会降一点。一只蟹70多元，太贵了，不禁使我想起了稻田里随处能捕到，毛脚蟹不值钱的年代——“毛脚蟹腾云”的趣事。

我垂髫之年时，太湖西岸的农家普遍贫穷，但穷归穷，受传统文化影响而今餐桌上的珍味佳肴，被誉为稀罕物的龟、蛇、蟹（本地溪蟹）之类很少有农人食用，乡野的田头地角，池塘沟渠经常可见。20世纪60年代初东太湖、北太湖的渔民开始在太湖里放养蟹（毛脚蟹）苗，过了“中秋节”巧有秋台风经过，太湖里的毛脚蟹就会经溇港往西太湖岸边的稻田桑地爬，因毛脚蟹比溪蟹个大，序属三秋母蟹黄肥公蟹膏腴，西太湖的农人们开始抓来浓油赤酱烧来吃。到了菊月，地边的红高粱开始成熟，抽穗后的稻田纷纷起沟烤田根外追肥，田沟中只要有新洞，一摸准有毛脚蟹。

我老家临许家浜而居，浜连浣纱溪，溪东流入太湖，出门见水，沿浜东岸筑石帮，帮上砖砌围墙，墙内建猪羊棚屋。那年秋台风带来强降雨，3天后洪水退去，父亲说，这场台风洪水准会使太湖里的毛脚蟹往许家浜里游，是捕蟹的正时候。他便用稻草绞成近30米长的草辫绳，到地边剪了红高粱放饭镬子上蒸熟，均匀地插在绳上，一头用中间有方眼的石磨子扎绑定沉入浜水里，一头让草辫绳翻过围墙顶放入围墙羊棚里拉紧绑定。

一早醒来，拖了鞋爿到猪羊棚屋，我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叫喊，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雾气朦胧中只见草辫绳上，隔三差五挂着一团团拳头大的泡沫。再仔细看，哪里是泡沫啊，分明是一只只壳青、肚黄、双螯粗壮的毛脚蟹吐着泡泡，蟹连着蟹像蚂蚁搭桥，笃悠悠地爬在草辫绳上。起先我还有点胆怯，待定神，胆也大起来，赶紧倒出装羊饲料的麻袋抓毛脚蟹。虽然手被钳了数次，但拎着一大袋毛脚蟹蹦跳着到正屋里欢叫着父母亲，那个开心劲犹如中了彩票大奖。

“毛脚蟹腾云”轰动了左邻右舍，大家纷纷聚拢来看。父亲道出了原委：秋天台风洪水后，气压时高时低，大气变化大，太湖溇港河浜里的毛脚蟹便吐起了泡泡，蒸熟的红高粱是毛脚蟹“强身健体”的高级营养品，最爱吃。待毛脚蟹闻到了香味，堆积的泡沫面积超过蟹体时，就借着水气顺着草辫绳“飞”了起来，蟹只会前进不会后退，“飞”过2米多的石筑砖砌墙，就顺着草辫绳吃着熟高粱往下爬，滚落在羊棚里。民谚云“秋风起，螃蟹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一次猪羊棚屋里“飞”满螃蟹的美妙邂逅，让我在享受“顺手摘桃”惊喜的同时，也让我对大自然物候的奇妙，产生了美丽的遐思。此后好几年，过了“中秋节”，我总是守株待兔梦想着“毛脚蟹腾云”，好几次绞了草辫绳绑上大石头放入许家浜的水里，再翻过2米多砖砌围墙缚在猪羊棚的栅栏杆上，等待“毛脚蟹腾云”的好事出现，但再也没有遇到“螃蟹飞”的幸运。或许神秘和难得，才尤显大自然的造化和魅力。

紫藤芊芊拂花树

○ 杨菊三

故乡山前就有的花朵，每年都开出春天的味道。

惠风吹拂下，清溪水暖时，它们就伴着雨，挟着雷，掠过麦苗涌绿的田野，顺着嫩叶翻飞的林梢，一步步地向山村蔓延，向坡地进军。

一串一串的红艳挂下来了，一簇一簇的紫气漫上去了。在晨曦里，是纤巧的山妹；在阳光下，是凌波的仙子。

紫藤，在我们乡村司空见惯，它回旋在房前屋后，纵情在深岙冷坞，走俏在远山近坡。我们肉眼见得到的地方都有它的身影，双脚丈量不到的地方更有它的潜伏爪芽。

这应该是一种藤本植物，长长的藤蔓攀爬于树的有之，覆盖于林的有之，在泼墨调色中发挥自己的张力，不需多少时日，就将藤儿撒得闹闹哄哄，将花儿开得纷纷扬扬，将果儿结得叮叮当当。在我家老屋的前山与后山，都有它们的出类拔萃。我喜欢它见着我时的灿然一笑，喜欢它与我擦肩而过的一抹浓香，更喜欢它按时守信的那份坚定执着。

家乡人都把紫藤叫做黄绞藤，原因是它的表皮为深黄色的，它的内质为淡黄色的，既柔又刚，木非木，草非草，悠在秀林中时，就有藤蔓的做派，有攀附的机智，有缠绵的多情；一旦融入灌木丛中，就成了一棵树，一丛柴，一茎草。

它的用处很多，最普通的用途就是做缚条，拿来捆柴。我们上山打柴，每每用坚柒做缚条捆扎。坚柒好是好，但生性硬气，容易折断；而黄绞藤刚中有柔，柔中藏刚，也就是我们通常形容的刚柔相济，拿它做缚条，柴火扎得紧，磕磕碰碰不会绷，就会保险得多。

因为它属藤蔓植物，故而纤维很多，是造纸的极好材料。我们小时候，经常上山将其砍来，用木棰打软后，剥下它的皮，然后在太阳下面晒燥，一斤有八分钱好卖呢！因为它不算柴薪之类，生产队允许我们小孩子搞点小收入，用于买一些学习用品。

前山扑在灌木之上的那簇紫藤我们不会去砍它，大人们早就有言在先，叮嘱过我们。父辈们说，这么老辣的一丛紫藤，是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修炼而成的，不得轻易砍掉，它们是春天的召唤，一旦没了，就煞风景了。所以我们谁也没去动过它的脑筋。这丛藤蔓足有一张摊开的簟皮那么大，它就蹦哒在一片高高大大的树梢上面，每年都会捧出自己的心香一瓣，引得蜂蜜为之癫狂，也会诱得我们这帮小孩子们围着它，不时地赏赏它的靓影，嗅嗅它的体香，在它的旁边兜上几个圈子。

后山的紫藤就要多些。因为面朝向阳的坡上，故而长得特别的快。今年砍了，明后年依旧还它一个新我。但因为没有经过岁月的磨洗，所以杆硬皮糙，要拿它做缚条就会不大听话，而要取它的皮也费事许多。幸亏我们都是庄户出生，自有一套办法，那就是将其砍了后握在手中，在青石板上不断地摔，不停地甩，待到它的骨头酥了，皮就软了，整个身子就会脱颖而出。

要说最好取皮的紫藤就是潜伏在地的根蔓。这种根蔓就在积叶下趴着，但它的触角会伸得很远很远。那一天我们在舟梁坪干活，被一簇紫藤花吸引了眼球。因为它长在番薯地里，须得连根拔除。于是我就追根溯源起来，一探究，它的总部竟在二三十米以外的树林之中。好家伙！我在不经意中，发现了那片森林里爬满了无数黄绞藤，有的在树与柴之间牵起了手，有的在天与地之中拉起了线，它们互相绞着，绞成了一个个茆子；它们互相缠着，缠成了一个个疙瘩，纵横捭阖，盘根错节。它们的根特别软，蔓特别柔，特好摆弄。后来我去将它砍来，抽丝剥茧般地取了它们的皮，光是干货就收获了百斤之多。

紫藤花既好看，还可吃，不失为一种乡土气息浓厚的山珍。春天到来之际，在它含苞欲放的时刻，将它们采来，那可是上好的一碗美味。在小时候的饥荒年代，我们总会提着竹篮，哼着口哨，首先到前山脚下的那一簇大紫藤上去采。我们踮起双脚，张开两手，或钻进柴丛，或攀上树枝，小心翼翼地拨开藤蔓，将紫藤花一串串地采进篮中。回家后用开水焯一下，伴着腌肉片生炒，那真的是一道清香可口的好菜；还可以晒成干，需要食用时，用凉水化开，或炒或炖，或煮或烹，脆脆的，嫩嫩的，田野的风，山上的云悉数揉合在这里了，你吃起来，嘴巴生津，味蕾温润，有嚼劲，有乡味，那种原生态的鲜美，会使你久久不能忘怀。它与蕨菜和野山笋，都是我们当时的最爱。

而今时间过去了几十个春秋，双鬓染霜的我依旧心心念念地想着故乡的那朵山花，那抹浓情。在寻找家乡的味道时，第一个就想到了我的紫藤花。我还会扶杖到前山去看看儿时扑闪在柴丛中的那簇花，但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变，它已经深深地隐匿于日渐浓郁的树林中去了；而后山的那些原本立着的藤，也早已拉长了身姿，不知不觉中伏地而歌。树蹿高了，草癫狂了，紫藤的心思则复归于平静。至于我蕴在灵魂深处的那种乡愁，不知还能不能在紫藤花中找到?

诗二首

○ 郑天枝

夏天的成长

桃子熟了
桃子成为美食
桃子成为桃核
之后的桃核被丢弃

夏天的成长
会让死亡悄无声息
我们热爱生活
不一定会在意
风吹过果实时的叹息

果子成熟了
不是被享用就是腐烂
果实的归宿
为夏天的成长
打上了特殊的标记……

斜阳若影

天更亮了
是因为有了阳光
我的直觉
会传导给记忆
雪中送炭 一只鸟
为一片落叶歌唱

我祈祷 那有爱的梦
比现实更真实
现在你是否有梦
不用告诉我
斜阳若影 心在流浪
仁慈的时光带有温度
无处不在的喧嚣
是我小小的寂寞……

时间在这里等候

○ 许小婷

1
开门见山
一种心情像草木一样
在内心滋长

2
山路蜿蜒村庄的
命脉,大树抖落历史的光影
站成一种挺拔

3
柴禾的热情被火苗点燃
曾经烫手的糍粑
依然温暖童年的记忆

4
细雨,晨光,润物无声
清风,晚霞,无边风月
时间在这里等候

5
房前屋后,核桃树枝繁叶茂
一个个核桃像是
铜铸的,刻满甲骨文

6
那溪水是从天上来的
上善若水:乐水,懂水,
学水
追寻水的境界

7
夜幕从天际铺到村落
仰望浩瀚星空
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8
今夜,乡愁的话题在酒香中
沉浮,一弯新月钩住了
山村的梦

今夜,我是一个句子

(外一首)

○ 黎雪梅

今夜，我是一个句子
想你了，词语又黑又湿
笔流下了幸福的泪

想你了，目光打不开灯
梦亮着，照着我的心跳
你远得像从前

我还是不是你
怀中的小鸟，你的树
今天下雨了吗
想你了，再长的句子
也不能写出
我赴向你的万语千言

宣言

我只想安静地读诗
写诗，其他
都与我无关
除非，你
循着星星散落成的诗行
来到我
布满青苔的门前

空镜头

○ 詹政伟

身在福中不知福

朋友老朱，疫情暴发前挤时间参与了一个远程的自驾游，历时一个月，自浙江至西藏，他从来没有过这么长的旅行，也没有经历开房车的滋味。安全来回后，他喜不自禁地向我传递他的快乐。他们总共去了四辆房车，其中两对是夫妻，另两对是自由组合，均为男性。我听完他的故事后说，你们去的人中，你应该是最幸福的。他说，哪里啊，我是最差劲的，没有房车，资历也最浅。我说，这去的八个人中，有三个是癌症患者，有两个是去疗情伤的，中途两个人闹翻而退出，只有你一个人是真正的身心均健康的人，你居然在眼热他们潇洒，他们只是在挣扎中求得一点安慰，而你，既看到了美丽的风景，又有了一份独特的体验，你每天看着那些苦恼的人打起精神生活，难道没有一点点庆幸?

惆怅像飞尘一样飞散

其实，要想理解一个人是有难度的，放大的声音和缩小的声音，都不能真实地反映出人的实际情况，世风浮躁，如何区别凡与不凡，洞察力显得弥足珍贵。我们诉说，是为了解决自身内心的苦楚，采用魔幻的、荒诞的、黑色幽默的手法，让内心冲破禁锢，自身得到解放，所以，应该盛赞那些不示弱的声音。

生命里有着一些我们不知道的隐秘

早晨散步，碰到一农妇，蹲在地上拣毛豆，把有虫眼的毛豆去掉。不解，问为何如此劳神费力。

农妇答，虫子实在太多了，都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心中暗想,虫在豆子刚开结果时,就把虫卵下在了果实里。肉眼看不到,等到看到,它们都从里面钻出来了。好多时候,虫卵一直存在着,而我们,也一直在吃着各种各样的虫卵。

是的，生命里总是有一些隐秘在我们的常识和经验之外。

蝉的魔性

蝉蛹在靠近大树的地下，要生长好多年，它靠吸食树根汁液过日子，光在地下就要蜕四次皮，钻出地面后，还要蜕一次皮，然后才能变成会飞会叫的知了。

它拼命地歌唱，就在于要表达生命的可贵，更要传递自己与众不同的生命力。

它的歌唱是发自内心的，是一首首心曲。

机场

机场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令人着迷并流连忘返，它机构庞大、复杂却又精密，外表看似冷冰冰的，一点都不显山露水，就那么沉默地挺立着，一旦进入到内里，却发现它其实有着那么多的离别与重逢，忧伤与欢喜、缠绵和孤独……

似乎只有在这种场合，你才会发现，世界在流动，时光在飞驰。

无数的来来往往，产生新的希望和期冀。

难怪有无数的文艺作品，都热衷于把它作为道具，演绎着它叫人迷惑的方方面面。

土豆苗和杂草是不可能相提并论的

土豆的苗很长，会蔓延到杂草中，在秘而不宣的日常生活里，它做着自己的梦。它有足够的自信，因为收获季节来临时，没有谁会把它当作杂草处理的。

它用自己的纯粹，诉说着自己的光荣和梦想。

目光

哪一种目光能穿透雨幕呢?

在漫长的流变中，究竟悟到哪儿算是顿悟了呢?

又是悟到哪一层算是渐悟了呢?

这是永远值得考量的一个问题。